

工農兵文藝叢書

三個朝鮮朋友

陳大遠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

敵人像飄落的樹葉一樣，從山頭上
倒下去了！

周文 同志的犧牲



“同志們，把文件燒掉，要用你們所有的武器，英勇作戰，打到最後一顆子彈！”

周文彬同志的犧牲



李興義辭別了他們，一個朝鮮人送
他到河溝邊，緊緊握住他的手。

鮮人村



拉牛的鬪爭勝利了，三十多頭牛，穿過稻田，穿過木橋，到解放區來了。

陳國華

目次

周文彬同志的犧牲	陳大遠（一）
陳國華	李石榮（二）
『鮮人村』	陳大遠（四三）

周文彬同志的犧牲

陳大遠

和周文彬同志相處了四年，一直到他犧牲之後，才聽到李司令員說：他是一位朝鮮人。

關於他是朝鮮人的這件事情，很快就被大家關心起來。因為他在活着的時候，確實沒有一點地方像外國人。這不僅是說他的相貌或是頭髮，就連他的語言，他的生活習慣，他的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誠，完全和中國人一樣，他完全是一位中國革命的同志。

關於他的籍貫問題，我也曾經作過簡單的『查考』。問來自冀中區的

同志們：『周文彬同志是不是冀中人？』回答說：『不是的。』問家在唐山的同志：『他是不是唐山人？』據說他在唐山作過地下工作，唐山却沒有他的家族和親屬。我問過好些同志，然而沒有一個人是他的鄉親。最後我還問過周文彬同志自己：『家鄉在那裏？』他一笑說道：『我自小就沒有家鄉了，在那裏工作就算那裏人吧！』以後，我也就不再打聽了。

我跟周文彬同志相處了四年，我們多半是從工作上接觸。有一次，我找他看一篇關於朝鮮獨立同盟分盟成立的文章，他看過之後跟我說：

『要着重宣傳國際主義。你知道嗎？朝鮮人民已經被日寇統治了三十多年，那是多麼悲慘的日子！他們必須解放，他們爲了這個目的，是如何地熱盼着中國的勝利呀！你可以看到，他們一經覺醒，便是最頑強

的戰士，便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！』

當時我只把這些話當作一般的教導來聽的，因此，把他的意思寫進文章裏去，便完成了這一件任務。但是在他犧牲了，知道他是朝鮮人之後，想起他的話，覺得裏面是含着深沉的意思的。

他犧牲的日子，在冀東人民的記憶裏，是一個非常悲痛的日子。對我自己，也是最可紀念的呀！在他犧牲的瞬間，我曾和他一起戰鬥着。那一個早晨，尤其是那戰鬥的一瞬，對我該是如何的光榮呀！

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的晚上，爲了躲開敵人的襲擊，機關幹部和警衛二連，轉移到豐潤縣北部山地的李莊子。可巧，丁振軍同志帶着六

區隊的第二連，從路南趕到這裏，他和周文彬同志就在這個小村莊會合了。

那一夜我們過得很好，雖然連鞋都沒曾脫下來，但是沒聽見一點不好的消息。剛剛破曉的時候，窗紙上漸漸現出早晨的淺藍色，從僅有的玻璃鏡裏望去，又可以迷朦地辨出，天空裏瀰漫着濃重的霧氣。接着，便聽到街上戰士們粗重整齊的跑步聲。

但是，時間不久，街頭上突然響起了機槍聲，是敵人從村西向東打過來的，子彈在村莊的上空嗤嗤地飛。

我趕緊起來，叫醒睡在旁邊的小張，聽聽動靜，馬上到隔壁周文彬同志那裏打聽情況。

他正和丁振軍計劃轉移的方向，決定到楊家鋪去。通訊員已經在傳達命令了。他看見我便問：

『你們單位的同志們怎麼樣？要好好告訴大家，不要慌，聽指揮。情況可能是比較嚴重的，越在嚴重的時候，越要愛護同志們。去通知你們單位集合吧！』

五分鐘之後，我們和所有機關人員集合一起向楊家鋪去了。楊家鋪在李莊子北三里地，四面圍列着斷斷續續的小山。

周文彬同志站在一塊大石頭旁邊，我們散坐在山坡下，把周文彬同志圍在當中。情況到底怎麼樣，還沒法判斷，按照昨天的情報來看，可能是合擊。越在這樣嚴重的時候，越覺得周文彬同志像母親一樣不能離掉。

了。

周文彬同志說：

『大家到北山上去吧，在山坳裏隱蔽。可能是一面敵情。如果是合擊，我估計合擊點在施家營，而不在楊家鋪。大家只要沉着、勇敢，就可以對付任何敵人。』

我們都上山了，山上有一個坳，長着幾架葡萄。我們坐在那裏，四外張望着，霧氣漸漸消退了，南山頭上抗擊敵人衝鋒的戰士，影影綽綽可以看得見了。

周文彬同志最後走上山來，順着山坳查看各個單位的同志。他到那裏，都被同志們圍住，雖然聽不見他們說什麼，但是可以猜想到，一定是

周文彬同志回答着關於敵情的問題。一刻鐘後，他走到我們這裏，向我們講道：

『南面的敵人是從豐潤來的鬼子，他們想完全消滅我們，但是我們永遠不會被他們消滅。』

他看見我們單位的小張，便摩着小張的頭問：

『小張，你說我的話對不對？』

小張望望他說：『不管情況怎麼樣，我們會痛痛地打擊它！』周文彬同志笑起來了。

正說着，一個通訊員飛跑過來，站在周文彬面前，喘吁吁地說道：

『敵人太多，六區隊二連三面受敵，打算撤到前面這個山頭。』

『你告訴連長，撤到那個馬頭山上，封鎖南山口，至少堅持一個鐘頭。』

周文彬同志看到情況惡化起來，叫大家向北轉移。一個戰鬥排在前，我們跟在後面，但是哨兵剛剛走到半山腰，北面也隱約地發現了敵人的影子，我們只好又轉回原處。

時間不大，東面又有稀疏的槍聲。

丁振軍同志原來站在我們東面一個山頭上，他立起來，帶着一個班到馬頭山去了。我們望着他翻過山坳走上山頂，戰士們臥倒在那裏，他却挺直地立在山頭，用望遠鏡查看着情況。

情況顯然是越來越嚴重了，大家的臉上都很有緊張。周文彬同志安慰

大家說：

『看起來敵人是要從四面合擊，我們不要慌，要沉着，我們是經得住考驗的。倘使需要我們戰鬥的話，那麼戰鬥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，我們一定完成這個任務。』

他一回過頭來，看見我在沉思，我想不起那時是怎樣一副表情，可能是肌肉在顫動吧。他問我說：

『你在想什麼？你們單位的同志們都在一起嗎？時時刻刻不要離開他們。』

周文彬同志說話的時候，時常用望遠鏡望着馬頭山和四週。後來，望遠鏡不再拿下來，他一面望着遠方一面說：

『北面敵人佔據了那一座小土山……』

『馬頭山上的警戒班，又轉移到北面的一個山頭了。』

他突然拿下望遠鏡說道：

『不能遲延，往南衝吧！南面的乾河溝可以隱蔽一下，從來路的山口衝出去！——通訊員，去聯絡丁振軍同志。』

通訊員去後十分鐘，喘吁吁地跑來，漲紅了臉，額上冒着汗珠，低抑沉痛地說道：

『丁振軍同志犧牲了！』

這句話像一個暴雷，震蕩着大家的心。當時我們是怎樣一種心情呢？我有點昏起來，只瞪視着通訊員，他講完話嘴唇仍在顫抖着。

周文彬同志向前湊近了一步，追問那通訊員說：

『丁振軍同志犧牲了？』

『胸部中了彈，犧牲在馬頭山。』通訊員繼續說：『敵人大概集中施家營了，施家營已經起了火。』

周文彬同志壓抑着猝然的激憤和悲痛，向大家說道：『情況不允許我們因沉痛而遲疑，保存力量，爲了復仇，往南衝！』

大家衝下去了。一條乾巴巴的山溝，又淺又寬，鵝卵石使人一跌一滑，槍彈像雨點，從東、西、南三面射過來，這是最殘酷的屠殺。

我和自己本單位的同志們，踏着鵝卵石往下衝。我這個沒什麼戰鬥經驗的人，是願意和周文彬同志在一道的，因爲他會告訴我怎樣衝，也